守住中国文化一小块

陈保平

繁华的南京西路上，有一家掩在弄堂内的860乡音剧场，也是上海评弹团的所在地。前些天，经微信朋友群介绍，去听了一场陆锦花实验评弹专场，有茅塞顿开之感。记得第一次听评弹，还是在读大学时，有一次同学游苏州，住处旁有一个书场，大家说学中文的应该了解评弹，晚上买了票就鱼贯而入。场子很简陋，长靠背椅，灯光暗淡，但听众爆满。我们坐在后面，已很难看清台上的人脸，但惊堂木“啪”的一声，场内便鸦雀无声。一段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竟被说书先生说得既委婉又不俗。就此，对鸳鸯蝴蝶派不再另眼相看。可惜那时没有字幕，绵软的苏州话虽悦耳，但并不都能听懂，对评弹艺术的内蕴并无太多心得。

这次引发兴趣，是微信群中一批热爱中国文化的朋友，他们推荐了陆锦花，一位评弹界的新秀，曾在全国比赛中多次得过金奖。也许时髦的东西太多了，我对那些喜爱和坚守中国文化的年轻人，总带点好奇，怀有尊敬。这一晚，860乡音剧场加座也无处放，观众虽长者多，但都斯文有礼，上海话说得字正腔圆。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儒雅的开场白后，陆锦花携琵琶登场，先一曲新翻《木兰辞》，文字、唱腔、表情、手势都美，把一个小木兰塑造得活灵活现；再一段经典《珍珠塔》，传承也很到位；中间插一首改编的吴语《天涯歌女》，缠绵中带点苍凉，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最后与高博文合演杜十娘故事《归舟》，更是把一个青楼女子对爱情的真挚和视富贵如草芥，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团长介绍，选这出戏，是因为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有女孩说：“宁坐在宝马车中哭，也不愿……”这种传统对现实的呼应，让场内掌声四起，可见它是活着的传统。

看过评弹的朋友们都有一个感觉，评弹演员不论长相如何，坐上台腿一搁，长衫一抖，便俨然有股正气，即便女演员吴侬软语，也不失一份柔质。再温婉、悱恻的故事照样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气、神，它的教化功能如和风细雨，比黄钟大吕更能进入人的心灵。评弹的舞台也极为简陋，男长衫，女旗袍，一把琵琶，一把三弦，两张靠椅，一张茶几，仅此而已。虽然陆锦花实验专场，背景也加了点视频，但与现在演艺市场声光电射、豪华制作还是形成很大反差。这种布景与道具的简约，让观众对评弹的文字和表演更为关注，你才能细细体会中国文化典雅和精致的韵味。或许演员们的正气也与长期浸润在这些文本中有关。

当然，在娱乐文化汹涌而至的今天，与许多中国传统曲艺一样，评弹也面临突围的困境，百度网上有一个“中国评弹艺术失传了吗？”的问题：回答竟然是中国的评弹艺术即将失传。原因有三条：（1）评弹听众的年龄日益老化；（2）评弹的演员、创作人员不能生存（待遇太低）；（3）评弹的演出场所逐步关闭。据说过去在苏、浙、沪多如牛毛的“书场”、“茶馆”是评弹的基地，现在大多倒闭。我不知这是不是事实，至少从那天南京路上的860乡音剧场看，人气还很旺，特别从台上陆锦花的旧词新唱获得好评、团长的用心主持、名角的热忱捧场、青年琴师的认真劲看，评弹的根还在，薪火相传，中国文化的这一小块是守住了。

翘楚

苏剑秋

说实在的，一早从慕尼黑出发，沿着高山大道，很快便来到了上阿默高。一个并不熟悉的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交织于经意和不经意间。去德国就想看看日耳曼民族的人文自然，显然历史是靠人民创造的。就是这样一个巴伐利亚小镇，却浓缩了整个德意志的人文艺术精神。那天早晨阳光灿烂，五月的德国正是鲜花盛放，树木葱茏之际。而你一踏上上阿默高，领略的不光是自然迷人景色，远处留有积雪的阿尔卑斯山脉楚楚动人，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而漫步在镇中心多尔夫大街，两旁民宅墙壁上的壁画更使人流连忘返。那些宗教童话题材的精美画作，会勾起神往。沿着埃特拉大街往南行走，在孤儿院的墙壁上猛然看到《格勒泰尔和汉赛尔》之类的壁画，这种融合在人文与自然中的经典，为小镇的完美所不可或缺。

上阿默高的神奇，还在于她的木雕工艺品饮誉欧洲乃至世界。小镇每十人中便诞生一位木雕艺术家，这就不得不引发人们的关注。欣赏艺术品木雕玩偶，传递的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也意味着生活的平静寓意将来的美好，心情怎能不愉悦呢？对游人来说，美中不足的是，德国节假日繁多，那天是星期一，正是一个什么纪念日，商店关门休息，小镇上不见往日川流不息的人群，遗憾之情也随之而来，我们只能隔着玻璃橱窗望而却步。还好，不远处有家店铺开着，推门而入，一位德国老人正坐在店里中央工作台前，专心制作木雕。见我到来，和蔼可亲，招呼着随便看。浏览满堂作品，木雕世界惟妙惟肖，收集从18世纪至今的雕刻，太可人了。我随手摆弄挑选着，全手工的作品真叫人爱不释手。买了尊日耳曼姑娘手捧竹篮摘葡萄的摆件、一尊木雕猪、一座布谷闹钟。出小店门时，一种淡淡的满足感油然而升。

上阿默高还有一个露天戏台，原来这个小镇每10年上演一次基督受难剧，在世界上也广为人知。据坊间传说1633年黑死病横行欧洲时，整个上阿默高幸免于难。人们为感谢，从那时起每隔10年上演一次该剧，并将这一活动延续至今。

小镇的美丽是纯净的，如同走进中世纪，让人感受一个国家所走过的足音，弥漫在小镇上空的人文历史自然沉静的气息，恰恰是从古老传说展开而来。

浦江秋日三章

秦史轶

（一）

悠闲江上一扁舟
竟日徘徊恼楚囚
窗外钟声催落叶
未寒已凉鸟啁啾

（二）

一夜豪霖洗碧峰
半江秋水没芙蓉
东来雁字隐轻雾
窗外夕阳窗外钟

（三）

灯作虹霓铁作球
浊江如带车如流
游人争说看江好
怎奈西山已入秋

百岁徐中玉

钱汉东

徐先生饱受儒学影响，在动荡岁月的一次批孔大会中，早被打入另册的徐先生听了一些发言后，忍不住站出来称赞孔子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绝非有些人胡说的民族罪人。结果他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又遭批斗。正如熟知徐先生为人的钱谷融先生所言，徐先生无法容忍那些肆意践踏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粗暴行径。

徐先生认为学术研究最需要独立思考和坚持不懈。现在真正读书的人很少，有些所谓做学问的人其实也并不是真正在做学问，他们炒冷饭、上网抄袭，心态浮燥，风气不好。学术研究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追求长治久安之道，不能朝三暮四，随风转弯。他说，现在讲创新的很多，讲勇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却不多。曹禺晚年自悔所以没再创作出早期那样的好作品，就是因为自己“太听话”了，不能有所创新。

2002年初，拙作《岁月留香》出版，德高望重的徐先生在百忙中欣然为之写序。在序中谈及我曾为他当过信使，代他去拜访张光年、臧克家、姚雪垠、陈荒煤等前辈的往事。记得那时，徐先生说了一段问候北京老友的话，让我录下来，嘱我到北京后放给他们听。北京诸老友与徐先生已多年未谋面了，耳闻从远方捎来的问候，倍感兴奋，个个脸上洋溢着喜色。随后，我又录下京畿诸公问候徐先生的话语，返沪放给徐先生听。徐先生认认真真地听着老友们熟悉的声音，笑容满面。而今，我拿出当年的录音带，聆听诸位前辈亲切的话语，不禁感慨万千，当时拜访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可惜物是人非，这四位大家都已作古了。

古人云：仁者寿。徐先生的生活十分俭朴，身上的一件衣服穿了多年还在穿，最后还是保姆看不过去，给扔掉了。脚上的一双羊毛保暖鞋已经打了几块补丁，他还在穿。一日三餐也十分简单，早餐牛奶麦片加鸡蛋，中午一荤一素一汤，晚上就是面条和饺子类的面食和一点花生米，两瓣大蒜。就是这么一个俭朴的百岁老人，却慷慨地拿出自己的积蓄100万元，捐给华东师大中文系，资助贫困学生，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徐先生的床头挂着“道德文章”几个大字，他说，道德文章，先道德后文章，《徐中玉文集》6卷已出版。百岁徐中玉先生的道德文章，将永远鼓舞、激励后辈。

金秋时节，我收到华师大中文系“庆祝徐中玉百岁华诞”邀请函。真诚祝福徐中玉先生健康长寿。

今年8月酷暑，我去看望徐先生，他腰板依然硬朗，依然谈笑风生。

徐先生忧国忧民，为人师表，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一生历经坎坷，饱尝磨难，从“右派”到“摘帽右派”，整整20年。但他坦然面对宠辱得失，以积极的人生态度，走过一道又一道坎。

认识徐先生还是在“文革”期间。当时，有人把苏东坡列入儒家加以批判，原因是苏东坡曾反对过王安石变法。徐先生给我们讲课时，实事求是地评价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说他忍辱负重，历尽苦难而豁达大度，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样的说法在当时是要担点风险的。我拜读过徐先生撰写的《论苏轼的创作经验》一书，有一段时间，我天天临摹苏东坡的书法，自然而然也喜欢上了这位才华横溢的苏大学士。对东坡忠君爱民，宠辱不惊，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教义，放得下，拿得起，在庙堂为百姓争利，在江湖为社稷分忧，这种士大夫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能有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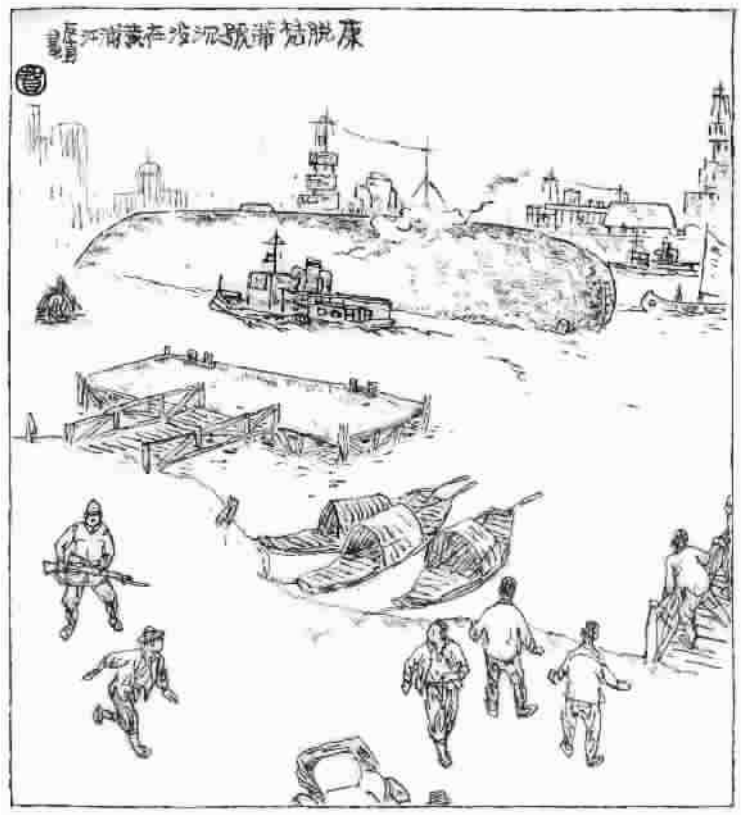
“留一点”的交际智慧

唐宝民

清朝时，安徽有个叫郑经的药商，从药农手中把药材收购上来，加价批发给那些零售药材商铺，从中赚取一些利润。药材的行情很不稳定，时高时低，有的时候，药商按正常价位从药农手里收购的药材，没过几天，市场行情就跌了，很多药商不管市场行情如何，依然按正常价位把药材批发给零售药材商铺，至于商铺是赔是赚，他们就不管了。但郑经却从来不那么做，如果市场行情跌了，他就会把药材低价位批发给零售药铺，哪怕自己不赚钱也要这样。郑经说：“做人、经商，都要想到给别人‘留一点’，让别人有活路，自己才能有活路。”正是由于坚持给别人“留一点”的原则，很多零售商铺都感激他的仁义，他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明代有个叫于成的县令，他手下有个叫江财的听差。有一回，于县令办理一桩一个豪绅侵占贫民土地的案子，豪绅的家人便请托江财为豪绅打点，于是便几次请江财到家中喝酒，这事被于县令知道了，有一天，他便对江财说：“听说你现在经常喝酒，酒喝多了伤身，还是适可而止吧！”江财听出了于县令的弦外之音，满脸愧色，从此再没有到豪绅家喝过酒，也没再帮豪绅说话，从而使案件得到了公正的处理。事后，有人问县令，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批评江财？于县令说：“如果我当时话说得太直白，会让他颜面尽失，我只点到为止，批评人的时候想着给人‘留一点’，更有利于别人改正缺点。”

“留一点”的交际方式，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处世哲学。



康脱梵蒂号沉没在黄浦江

贺友直 图/文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法西斯哥仨，老二第一个毙命，暴尸街头。意大利就此脱离了轴心，然而它有艘邮轮在上海，日本鬼子认为你既不在轴心行列，就下令要它投降，不料船长、船员有骨气，宁愿进集中营决不屈服投降，就动手凿沉。一万多吨的船倒下来，几乎占了黄浦江的一半宽度。它的船面朝陆家嘴，船底朝外滩，煞是庞大壮观。有些事情我们只要放眼长远，耐心看结果，当然我们也要积极应对，以促其早点完结。

走街穿巷 忆旧事

老来学书作诗

费滨海

曾负责和参与设计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等建筑的设计大师马国馨为人率真热情、勤于笔耕，先后出版了《丹下健三》《日本建筑论稿》《体育建筑论稿——从亚运到奥运》等多本专著。我有幸得到他亲署赐赠的《礼士路札记》《学步存稿》《学步续稿》和《学步三稿》，书中言及我所熟悉的吴良镛、程天民和秦伯益等院士，拜读之后倍感亲切，受益良多。马国馨说：“每个人在工作之余都会有不同的兴趣和爱好，而建筑师由于职业的特点，爱好和兴趣可能会更多更杂，至少我就是这样。”此话不假，马国馨当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时即加入清华大学管乐队，吹萨克斯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涉足“打油诗”，工作之余前前后后竟写了数百首，并出版了三本图文并茂的集子。这些诗诙谐生动，富有生活气息，读来朗朗上口，内容丰富多彩，既有记叙亲情友情的，又有歌咏风物的，感情真挚，让人叹为观止。如其2003年所作自叙“老来退思渐得闲，学充风雅凡数年。常怀戏谑为情悦，偶发牢骚求心安。用句方知根底浅，遣词更晓推敲难。久无长进犹不悔，滥竽聊作敝帚观。”此外马国馨的集句诗也极具特色，如黄鹤楼集唐人句：“故人西辞黄鹤楼（李白），黄鹄杳杳江悠悠（顾况）。青枫绿草将愁去（李群玉），万里风波一叶舟（李商隐）。”

摄影和书法也是马国馨院士的两项主要业余爱好。他的书法时而讲究章法，时而率性挥毫，一手隶书写得圆转流动，气势开阔。马国馨曾作诗打趣自嘲：“冰封三尺非日寒，老来学书更知难。点画撇捺重起止，真草隶篆求方圆。纵横鸟迹神洒落，错落鱼文脉相连。手涩黑枯无筋骨，怡情养性意自闲。”

以短篇小说《班主任》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刘心武是马国馨北京65中同学。马国馨集子中收有《赠心武》诗，内有“‘百家’屏上风光游，议罢建筑论红楼。”诗句，显然是指2005年曾轰动一时的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所作的红楼系列讲座“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事。

十日谈

相望共星河

为了科研工作，有时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